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三九・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卷一百二十四至卷一百八十四)〔明〕嚴衍撰……………

E280/09

資治通鑑補

四

〔明〕嚴衍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盛氏思補樓活字印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五二毫米寬二四八毫米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六起元嘉十九年盡元嘉二十三年

太祖文帝帝中之中

元嘉十九年魏拓跋珪太春正月甲申魏主靈備法駕詣道壇

受符籙旗幟蓋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

道之法初受五千文錄次受三洞錄次受洞玄錄次受上清錄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符籙符籙在共間文章詭怪

世所謙之又素作靜輪宮水經註靜輪宮在道壇東北必令其高

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

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禹

仞之高為功差易魏主不從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

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奔且末且末在

西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百大

半李寶自伊吾帥眾二千入據敦煌修城府安集故民寶高之

孫也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關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

然所逼據城四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

死唐契王寶平元年契弟和收餘眾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

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昌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

交河田地高昌白力等數等遣使請降於魏甲戌上以疾愈大

餘不具載曰力當作白刃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辨白水

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益宏祖守蘭泉元興九年九月楊難當

代志將利興家義武興郡之石門縣也子使其子撫軍大將軍

和將軍兵為後繼方明與宏祖戰於濁水濁水城在武興縣東南

街城下水也武興大破之斬宏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

碎上邦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依威初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

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

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

地立楊保熾為楊元後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

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

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後後臣丙寅魏主登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黃與武都王楊保宗自

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

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陽諸軍南趨

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甲

戌晦日有食之唐契之攻關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

與之其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

九月無諱將衛與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

其常侍范傳奏表詣建康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考異曰宋紀甘肅在六冬十月己

卯魏立皇子伏羅為晉王翰為秦王譚為燕王建為楚王余為吳

王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魯元

卒奮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魏主肅之爲太子也魯元給侍東宮恭勤盡節魏主甚親愛之及卽位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善由是公卿咸親附之丙申詔魯元修孔子廟及學舍蜀纂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並種松柏六百株李寶遣其弟懷達子承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爲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雍州刺史晉安懷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河爲村落戶口殷盛及辛諸蠻皆備衰經號哭逆送至河口水未幾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主贊使尙書李順差次羣臣賜以

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榮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係
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順死

魏元寧二十年魏拓跋肅太
平真君四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
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襄將軍彊元明等敗死二月胡崇之與
魏戰於渴水崇之爲魏所擒餘眾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
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津入紫宮
須臾有細流星或五或三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宮出入北斗
魁須臾又一大流星出貫索中經天市垣諸流星竝向北行至曉
不可勝數 丙午魏主璽如恆山之陽三月庚申還平城 壬戌
烏洛侯國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
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
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
則烏洛侯東來也

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候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鑿遺中書侍郎李徹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保宗弟女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苻遠征西從事中郎任昶等苻遠等皆陽平人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人安軍古義州地也考異曰宋臣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遠追擊斬齊州肆白崖拔處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苻昭突龍等帥眾助文德斬龍擒亮之臣遂平以功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費誤也以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丁酉魏大赦己亥魏主鑿如陰山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岷城諸軍擊楊文德斬賊意富作汧城文德退走皮豹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五 思誠

元祐二十一年平昌五年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考異日宋
 辛酉籍田大赦下戊午王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
 又有辛酉誤也今從米書

文 帝 元 嘉 二 十 一 年	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六	忠 貞 堂
--------------------------------------	--------	-----	---	-------------

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戊申魏主璽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男曰巫女曰覡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辭辦尙書奚谷等八將坐繫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尙書令劉瓘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寤心惡之及將繫柔然瓘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勢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

絮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絮矯詔易其期魏主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絮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魏主不從絮以軍出無功請治其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絮矯詔事白魏主魏主至五原收絮囚之魏主之北行也絮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絮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卿絮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絮在勢要故作威福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絮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魏主每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王不以憂卒初魏天崇樂白臺高二百餘尺魏主謂常

賈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七 乙酉魏主自鹿渾谷平城而高二十丈 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道秀盜之

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盜者皆當依附父家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爲允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驚起廬園 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爲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爲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還平城 癸丑魏主還道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衛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莫相定三州爲營

戶 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代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 沮渠無諱卒其弟安周代立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眾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復重及小神悉罷之 魏主聽從之 寔月連雨水詔有司各隨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 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柔謀反伏誅 雍州後月改曰絳州 八月乙丑魏主還吹於河西尙書令古弼固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恐以弱者給之魏主大怒曰弼頭奴敢裁量朕朕還京先斬此奴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敗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廬十頭他日魏主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尙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熟黃麻菽布野豬鹿獮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 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不逮數倍 鹿獮可殺乞賜弼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還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戊辰以荊州刺史衛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帝不得已用之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不聽門下

賈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八 乙酉魏主自鹿渾谷平城而高二十丈 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道秀盜之

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廬十頭他日魏主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尙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熟黃麻菽布野豬鹿獮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 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不逮數倍 鹿獮可殺乞賜弼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還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戊辰以荊州刺史衛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爲言帝不得已用之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不聽門下

甬之烏頭守袍罕 羅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
 沙渡鄯善子辰都善王眞達而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眞達詣
 平城 考異曰日本記作真達其今從西域傳 西域復通 魏主靈如陰山之北發諸州
 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從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
 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曼頭城吐
 谷渾王纂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瑣之子被盡遣戰
 那擊破之被獲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 道
 元曰三危山 生擒被獲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
 在敦煌擊所 卒城乞伏威龍諸國轉達 纂利延遂西入于闐磔其王據其地死
 者數萬人 九月癸酉止餞衛陽王義季於武帳岡 杜佑曰武帳岡在威其門
 外屯武場設行宮殿 上將行教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
 便坐於其上因名 上將行教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
 至有饑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
 有儉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修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太祖若能至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

周制九卿族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侯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侯服采服

五百里謂之服者貢高祖恩固本枝崇樹維祚後世遵守遺據以順奉天子尊職也

方岳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衾衽者動數十人謂義陽王武諸下而宋齊陳代之際蕭氏夷劉氏天之愛民甚矣豈徒使一人肆於民上非吾師也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

之有取十餘萬遺其糗糧綰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魏長安鎮副將拓跋紇帥眾討吳乾敗死吳眾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長安南山魏主靈寶高平敢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遣浮橋於礪礪津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西掠魏新平安定諸胡皆聚眾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已東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鮮永宗聚眾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梓郿者謂之梓郿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吳驍關喜關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爲左邑漢武帝於此開南越破黃白關空後魏分屬梓郿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鄉豪曠之永宗引去魏主發命辭譴之于拔糾合宗鄉宗開解之宗康鄉諸拔之海氣壁於河際以

繼二帝往來之路庚午魏主使殿中尙書拓跋處真等將二萬騎
 討薛永宗殿中尙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
 討白廣平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 辛未魏主遷還平城 魏
 遷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掠淮泗
 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癸未魏主遷西巡 初魯國孔熙
 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
 知積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賊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
 康爲解救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
 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
 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無因進說太子中舍人謝綜
 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

與睦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睦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黑先乃從容說睦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大將軍人神俊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為何如睦甚愕然黑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舉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又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見六十七卷張溫見六十五卷年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王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諫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言其時實比肩競逐榮利所在近者求所共爭將不得遂其志也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一百四十四 魏紀四 出 恩補遺

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見上卷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為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睦猶疑未決黑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恩則未敢道耳睦曰何謂也黑先曰丈人奔葉清通睦會祖正祖時父奉皆有各行而不得連如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亦誠乎避門無內行故黑先以此激之睦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睦與沈演之竝為帝所知每被見多同睦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見也睦以此為怨睦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中閒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為義

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睦求解脫睦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黑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恩睦與黑先往來法靜姊夫許曜領隊在蘇江南中為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黑先付以機書陳說圖識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條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黑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謁禍流儲宰趙伯符時為鎮南將軍欲以儲宰欲殺伯符太子劭湛之睦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城廣泰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黑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眾睦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睦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一百四十四 魏紀四 出 恩補遺

帝扣刀目睦拔刀欲出睦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機密遂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睦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先於外收綜及黑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睦猶隱拒黑先聞之笑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牾邪帝以睦鑿述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黑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後魏時郎集書省官也當子頃日自散騎侍郎及通直郎外給事中奉朝請諸卿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黑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識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勿遺棄存之中替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

泉之下少塞疊賁睡在獄為詩曰雖無緒生琴席同夏景色睡本
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睡更有生望獄吏戲之
曰外傳屠事或當長繫睡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屠事時昔論
事無不獲秋願目及在西池射堂上驅馬盼盼自以為一世之雄
今據機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
生存十二月乙未睡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睡母至市涕
泣賁睡以手擊睡頭睡顏色不怵妹及妓妾來別睡悲涕流連綜
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睡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
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
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睡語綜曰姊今不來勝
人多矣收籍睡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
書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六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市衣隱字蔚宗少好學
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
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睡偽若不聞終不肯為上彈上
嘗晏飲歡適謂睡曰我欲歌卿可彈睡乃奉旨上歌既畢睡亦止
弦及入獄上有白圓扇甚佳送睡令書詩賦美句睡受旨援筆而
書之曰去白日之炤炤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初為尚書吏
部郎以罪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數年乃成至是從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費覆滅豈復
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猶願可尋至於能
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若少懈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
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但才少思難所以每

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
急於藻義率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
類工巧圖繪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
以意為主則其言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
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
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或異故也吾雖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
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更以下及六吏諸序論筆勢放縱貫天
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嘗其比方班氏所作非但
不愧之而已實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舍
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
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
實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六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睡文藻絕世人多慕之兄晏獨
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
裴子野論曰夫有遠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操蓋俗之量則憤常
均之下常均憤言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劉宏仁
范蔚宗劉湛字宏仁皆性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葉風素一
朝而陷陷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睡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賊贓之子也
先為徐亮二州刺史與睡厚善睡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
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
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督勸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
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

我乃不知得罪爲京也庚戌以前潯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伯符爲之子也補註伯符之高祖母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曰黃廟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帝之下黃人聲也 魏安南平南府移督兗州安南平南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周官職方氏揚州職曰具區海古曰具區在吳 兗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觀化南國開館師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餽之秋每存豐厚

丙元嘉二十三年魏拓跋珪太 春正月庚申尙書左僕射孟顗罷戊辰魏主璽軍至東雍州臨鮮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眾心離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治道鑿補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六 宋元嘉二十三年

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宏農棄城來奔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華陰之洛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築長城 洛者也聞蓋吳在長安北魏志以魏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俾未可平魏主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吳眾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二月丙戌魏主至長安丙申如盤

屋歷陳倉還如雍城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詔以吳爲都督關隴諸軍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爲吳聲援遣使賜吳

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 初林邑王范陽邁難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隨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

恐家世備案總叔父少女高尙不仕 恐家世備案諸子輩皆受好填典恐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恐自奮請從軍詔以恐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恐爲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栢

戊辰日南郡治朱栢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范扶龍於廬粟城水經注廬粟水出日南盧容縣界城東南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恐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魏主璽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爲

佛法虛誕爲世費害立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依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醢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竝敕所監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太子居守 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歷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

緒欲除鴆定興復義農之治其一切灑除滅其蹤迹自今已後敢
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
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
有洋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晃棄
好佛法屢諫不聽乃親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
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有沙門惠始
舊初師羅什三輔人多宗之高祖滅秦留于義真鎮長安夏主勃
勃追敗之道俗被坑戕者無算而始被刃無傷勃勃大怒召始於
前以佩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始到平城多所
訓導及是魏主毀滅佛法境內無復沙門始怒杖錫到宮門有司
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魏主令依軍法屢斬不能傷

遽以白魏主魏主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練焉時北國養虎魏主令以始饑之虎皆靡伏不敢動試以天師靈謙之始近虎撫虎輒鳴吼魏主乃大驚延却上殿再拜稱謝許之復教始自習禪至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廢臥雖履泥塵初不汚足色愈鮮白世號白足阿遼魏主還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閭叛羌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生以蜀人南徙者鑄立太原郡晉安帝黃龍中土斷立太原縣屬泰山郡元嘉十年制濟洛泰山皆入太原郡郡號屬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諷教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誠喜曰我外家也魏主母杜氏故謂驥爲外家使祖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惠款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

與三州至清東而還清東清水 發掠其聚北邊縣考異曰宋文
前寇寇源青實制史仲英假之號太武紀二月永月丁仁至百平
前劉義隆將王華等金鄉方與寇其民五千聚於河北高涼王郢
至清南東平發遣其民六千餘家東河北蓋宋魏各賊到之月
亦至耳宋李勣解又云虜使陸太厚得聞千餘口並獲人等數其
虜數不帝以魏寇爲憂諮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
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和親
事重當盡窮籌謀非愚短所能究言慧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
河內實涉徐使民有編儲野有積駭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
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觀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可
自戰徙與巨費無損於彼復有兵添大殺敵破軍苟除患未盡則
困獸思還報復之役期遂無已斯策之最失者也安邊固守於計
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閒不居各數百里何者

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
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
克圖民衆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
實內地二曰復復城隍以增阻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
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漸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
之閭伍眷夏佃秋牧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
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備車牛
以敵羣賊疑誤策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
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
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風戒有慮徵發信愾可聚四曰計丁課仗
勿使有闕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

